

老 天

OF MAN & HEAVEN

第二十章

我的老天！

教编剧学的老师说，一个人所以会成为悲剧人物，有三种可能性，即命运、性格和环境，如果说我办「老天月刊」可以算是悲壮之事，则与前述三者均有关。

老天月刊创刊于民国七十七年元月一日，七十八年八月一日停刊，一共出版了十九期。至今，每一念及此事，我仍不免会轻叹一声：「我的老天！」

「老天」是另一型式的玛拉寇斯，知道我办老天且又逐期看过，而又知道玛拉寇斯的朋友告诉我，「老天」比玛拉寇斯更实际一点，但也有朋友认为，「老天」只是梦

幻，既然做梦，何不把梦做更大一点，更美一点呢？孰对孰错对「老天」来说均为事后诸葛。

当时，我是说筹备期间，我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，且也能说服支持我的朋友们，要办「老天」的理由太多，实在难以尽表，试举一二述之。

天代表宇宙，一个人怎可不知宇宙？我们有一则 slogan 说：「现代人----你的脚步为什么那样匆忙？你何以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而烦恼，而忧虑，而不快乐？请允许我们带你到一个和平宁静的奇妙领域，世界很大，世界真地很大，宇宙更为宽阔。现代人，你原本就用不着画地自囚的。」有天文学家说，

若把宇宙画分为一百万分，目前人类所了解的还不到一分。有时候我会说，亲爱的读者，你曾有过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沧然而泪下」的茫然，怅然吗？那么就抬头看天吧，夜晚的星空有说不完的浪漫故事，妙奥深远，星星会令你迷，令你醉，也会令你悟，悟出你自己是谁？是何？如何？为何？

既然宇宙的诱惑那么大，还犹豫些什么，让孤弱无助的现代人摆脱大都市水泥丛林的心牢，去做心灵的太虚遨游吧。

天，也可以是很现实的，那就是时时影响每一个人的气候变化，选举、股票、就业市场、石油价格

等固然都很重要，但立即的，此刻就在影响你的工作和心情的是天气变化。我时常劝人们接受天气，若是有人夏天嫌热，冬天怕冷，下雨天怨路滑，出了太阳又担心晒黑皮肤，那，生活不是变成苦刑了吗？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天气，只能消极地装个冷气机防热，躲在暖房内避寒。不过，我们需要知道天气，尤其需要知道明天，以及未来更长远的天气变化。明明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已经有强烈台风出现，居然还有大学生安排登高山，以至困在山上，得发动许多人搜救他们，这怎么会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事？

工、商、农、渔、旅游各界，也包括摆摊卖菜或卖牛肉面的，都

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难道天气不是顶顶重要的事吗？用科普的形式解释诸如台风、地震、梅雨、寒流，用统计学的方法告诉人家当月各地的气温、雨量、下雨日数等，应算是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吧？

环保也是「老天」探讨的主题。那时世界各地的环保问题不像今天这么多，也无今天严重，第一次的世界环保高峯会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号，才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，我的「老天」则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筹备了。一谈到环保两字，有人或许立刻想到污染，物种灭绝，二氧化碳增加，臭氧层破洞等有名堂的项目，老天有一期的主标题是「地球生病了！」，如果用生病看环保问题，人类生病有生理和心

理两个因素，环保同理，不能忽略人类心理的层面。自古以来有多少道德学家、宗教家、野心家、政治家甚至包括研究药物学的专家们，都想改造人类的心理，区区的「老天」月刊，也想就环保题目上，发挥改造人心的念头，正如一位业已仙逝的，旧金山海湾区颇受人崇拜的老和尚所说：「何其狂妄！」

天，除了前述有形的意义之外，还有更大更强的形而上的象征意义。「老天」的英文译名是「of Man & Heaven」，创刊于台湾成暴发户之后，社会上弥漫着拜金主义。我们想，世界上总还有比金钱更可爱的事物吧？何不带大家去山上看星，去林中听鸟，去水穷处赏云，我们号称是一本「心灵休闲」杂

志，此话至今已不稀罕，已经有了「心灵鸡汤」，不比心灵休闲更具说服力，很可能接着就会出现「心灵威尔刚」，人们的心理趋向麻痹，「老天」实在陈义太高。我当时没有能够看这么远，应为失败的主因。

其实，天，原本就是宗教思想成熟以前，人类共同也是唯一的信仰。只是工业革命以来，时代越来越「进步」，人们已经喊「人定胜天」，甚至于「征服大自然」的口号，大家的生活便利多了，到美国不必坐船在海上漂流，坐在台北家中可以吃到空运而来，世界各地的新鲜鱼类和蔬果。可是追根究底的问一句：「现代人，你快乐吗？」这是「老天」一篇文章的标题。现

代人，快乐者的比例的确减少了，主要因素是大家把全副精神耗费在追求财富上，财富如同食物和水，炎炎烈日之下，喝的第一杯水如同甘露，第二杯止喝而已，其余多余下来的水，如同个人需求之外的财富，可以诱发别人的羡慕，甚至忌妒，但对自己来说全无意义，绝对不会增加幸福快乐。惜乎这么明显的道理，际此物质文明日新月异的时代，竟无一套精神文明来配合之，要人们怎么快乐呢？

难道说，你的「老天」连这个也想做？这就难怪要失败了。

「老天」宣布要停刊时，不知怎样，突然想起从前看过的一篇类似于民间戏文的杂文，题目是「问天」，其中说：

「老天爷，你不会做天，你就塌了吧。

为什么奸诈乖巧的多有几顷田？

好人少米又无盐。

行同猪狗的穿著貂裘，

君子无衣身上寒。

老天爷，你年纪大，耳又聋来眼又花，

你不会做天，你就塌了罢，

免得世上的事儿让人肠牵又肚挂。」

我的「老天」就这样塌了，垮了。

宣布停刊后我还得每天去月刊社，处理订户余款的退还，作者投稿的道歉和退稿信件，回答对月刊

情有独钟的读者来信等零碎工作，心情自然不会好。那天中午去月刊社，想想楼上等着我处理的繁琐事情，因为租的房子得退掉，桌上地下尽是一些书籍器物，书或许容易处理，雇车送回家即可，器物呢，丢一件，心痛一下，这些都是伴我将近两年的，每一件都有一分记忆，丢掉一件就如同要割舍一段回忆似的那么艰难。

也许是怀着逃避的心，我没有上楼，而进了楼下的一间咖啡馆。一进门，就看见坐在最后面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夫人，很面熟，不错，是她，是葵花！我们有那么久没有见面了吗？她竟老了，头发花白了，我含着眼泪坐在她的对面，她身后是咖啡店式的经过涂抹的俗丽

墙壁，反而衬得她更高贵了。

「老天停了？」她说。

「是的，是我的无能吧。」

「无需自责，你应该恢复自信，

原本就是四时兴焉，养物育焉，天何言哉，天何言哉？天，自己都不自夸，你硬要以老天的代言人自居，岂不荒唐。」

「是，是的，我认输了。如果老天爷都不帮忙老天，我也回天乏术了。只是，只是看到妳竟然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还有皱纹了，我难受，真地很难受！」

「用不着啊，我的老友，每个人都会老的，如果有人的理想无法实现，难受，发现自己老了，也难

受，这么自私又自怜的人到底能够分给其它人多少关切呢？老友，你应不会是如此自私的人吧！快把眼泪擦掉！」

「谢谢妳，葵花，妳总是这么支持我。」

「我对你的支持不是总是，而是永远，只是「老天」停刊了，你还可以继续思索老天的问题，太多太多，值得你思索很久很久。」

「是吗？葵花，我听妳的，我不会忘记关怀现实世界的。」

对，我不应该难受，「老天」停了我不难受，葵花老了我也不难受，谁的生命中能够没有挫折呢？